



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术文库

话语叙事中的 喻性思维

李勇忠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术文库

话语叙事中的 喻性思维

李勇忠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话语叙事中的喻性思维 / 李勇忠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2

(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术文库)

ISBN 978-7-5203-1478-7

I. ①话… II. ①李… III. ①隐喻-研究 IV. ①H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8015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庆红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4

插 页 2

字 数 202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出版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多模态语篇的认知叙事学研究”(13YJAZH049)的资助,同时得到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经费的资助,在此一并致谢。

自序

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

人类的生活因为有语言而存在，而语言的生命又离不开隐喻和转喻。可以说，在人类的家园，倘若把语言比作是芳香的玫瑰，只要它盛开着，就一定有隐喻和转喻的土壤。

自古以来对隐喻和转喻的研究未曾断绝，古今中外，先哲们皆视其为语言中的辞格现象，是假以修辞的必备手段。然而，发展了四十余年的认知语言学告诉我们，隐喻和转喻并非只是出土文物或阳春白雪，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思维方式，是我们须臾离不开的日常生活之必备，是话语生成和理解的前提和基础。

隐喻和转喻的认知观凸显了语言表达中一度隐身的言说者，它强调从人自身的体认出发，去发掘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关系，去探寻语言现象背后的认知路径与规律，让“现实—认知—语言”的链条在认知需求和联想力量的作用下无所不包。但智慧的园丁，从来都不会只培养思维的土壤，而忘了爱护语言之花的优美。传统的隐喻修辞一直是日常交流中十分重要的语用策略，是语言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毫不夸张地说，人们遣词造句，目的是有效地传递语用意图。一方面，无论是出于美化语言还是作为思维依傍，隐喻和转喻修辞都是交际中不可或缺的语言手段。从另一方面来看，隐喻和转喻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审美需求，语言美离不开必要的修辞，无论是话语的发出者还是接受者，都会在话语交际过程中有意无意地从交织在字里行间的

隐喻和转喻中发现和体会美。因此,认知与修辞相结合是本书提倡的隐喻和转喻研究新视角。

诗人荷尔德林把语言比作是人之口开出的花朵,所谓“语词如花”。

荷尔德林把对语言的理解哲学化地表达为:“人生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

因为有语言,所以人类能诗意地安居。

语言之花,灼灼其华。语言是人类智力活动中开放的花朵,它与人类的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语言学家萨丕尔(Sapir)所言,语言很少是自给自足的。现实中的种种存在为语言的生成提供养料,反过来,语言又能折射现实、反映现实,并在一定程度上建构现实。语言表达极强的主观性和目的性,也使语用者常常根据具体语境权衡利弊而采用适宜的语用策略,隐喻和转喻因而也就时时与意识交织在一起。从这层意义上来说,隐喻转喻策略是语用者观照世界的视角,其中不可避免地烙有个人或言语社团的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的印记。以语用为媒,隐喻和转喻修辞和批评话语分析联姻,解读话语背后的语言意识和言语艺术,势在必行。

从话语形式这一维度来看,隐喻之于语词和语句层面的意义建构研究已硕果累累,但对其叙事功能和构篇功能却似乎关注不够。要解决此类问题,必须冲破学科间的藩篱,以他山之石,攻己之玉。而叙事学与认知修辞在语篇建构方面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互补性,正好促使其默契协作。一方面,叙事学将文本语境、叙事线索、故事情节等参数糅入认知修辞分析,增强隐喻高屋建瓴、谋篇布局的潜势;另一方面,认知修辞除了为语篇建构提供自上而下的认知机制和必要的审美标准外,更重要的是为叙事时间和空间的创设提供操作方式。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Borges)也曾指出,“故事发生在不存在时间概念的天国,其结局只能用隐喻来叙述”。时间与空间正类似于雅各布逊(Jakobson)的隐喻转喻数轴,时间是横向的转喻组合,空间则是纵向的隐喻聚合,两者在动态的交织中构成一个有意义的叙事语篇。

语言的玫瑰根植于喻性思维的土壤，但除了土壤之外，它还需要阳光、雨露、园丁等多重元素的作用才能绽放美丽。话语建构本身就是一个多维度的问题，在认知语言学兼容并包的主导理念下，其跨学科跨语言的研究雷霆万钧，势不可当。再者，隐喻和转喻也能在宽泛的界面交叉研究中检验其作为基本认知方式的普适性和主要修辞功能的柔韧性。

全书对喻性思维和话语建构的探讨，是基于笔者近十年来对相关领域的研究和积累而展开。于浩渺学海中泛舟而行，取一瓢认知东流水，在此与各位读者和同行共酌，疏漏与不足之处恳请方家指正，不吝赐教。

李勇忠

于云林斋

2017年6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隐喻转喻与话语构建	(13)
第一节 导入	(13)
第二节 修辞语言与语篇语言学	(15)
第三节 Gibbs 的诗性认知理论	(16)
第四节 语篇连贯的转喻隐喻机制	(19)
第五节 结语	(27)
第三章 转喻的认知语用阐释	(29)
第一节 引言	(29)
第二节 概念转喻	(31)
第三节 言语行为中的转喻	(33)
第四节 转喻的认知理据与激活扩散模型	(36)
第五节 言语行为转喻理论应考虑的参数	(37)
第六节 转喻对话语深层连贯的阐释力	(39)
第七节 转喻的关联阐释及其语用功能	(41)
第八节 结语	(45)
第四章 认知框架与话语连贯	(47)
第一节 框架的发展历史及工作定义	(48)
第二节 认知框架和理想化认知模型 (ICM)	(52)
第三节 意义建构	(55)

第四节	话语连贯的框架解释	(56)
第五节	框架转换与实时意义建构	(64)
第六节	语篇加工中的框架转换	(70)
第七节	结语	(73)
第五章	言说者视角与话语意义建构	(74)
第一节	视角定义及其分类	(74)
第二节	言说者视角与话语建构	(77)
一	言说者视角对词的影响	(77)
二	言说者视角对句法的影响	(79)
三	言说者视角对语篇建构的影响	(82)
第三节	叙事视角与话语建构	(86)
一	词语选择的叙事视角	(86)
二	句式选择的叙事视角	(87)
三	语篇建构的叙事视角	(88)
第四节	视角和语篇话题	(90)
第五节	视角与框架的激活	(93)
第六节	结语	(95)
第六章	蒙太奇模式与语义整合	(97)
第一节	蒙太奇：并非电影的专利	(97)
第二节	整合：心理空间投射的必然结果	(98)
第三节	转喻：概念整合投射的必由之路	(100)
第四节	并置：语义蒙太奇产生的认知基础	(101)
第五节	诗歌意象与蒙太奇效应	(104)
第六节	Jakobson 的隐喻和转喻观	(105)
第七节	认知语言学视野中的隐喻和转喻	(107)
第八节	诗歌中意象建构的认知阐释	(109)
第九节	结语	(116)
第七章	语义激活与美学留白	(117)
第一节	警示语：话题的提出	(117)

第二节 语义激活：认知操作机制	(119)
第三节 转喻：激活的生命	(120)
第四节 接受美学：留白的语言美	(123)
第五节 结语	(128)
第八章 话语召唤结构的认知解读	(130)
第一节 接受美学视野中的召唤结构	(130)
第二节 认知修辞层面的召唤结构	(131)
一 认知修辞	(131)
二 陌生化与召唤结构	(133)
三 召唤结构的认知修辞动因	(134)
第三节 认知语用层面的召唤结构：以独立句式为例	(140)
一 独立句式的特点	(141)
二 独立构式的召唤结构	(143)
三 独立句的激活模式	(144)
第四节 结语	(148)
第九章 语言意识与隐喻修辞	(149)
第一节 隐喻：思维方式和修辞手段	(149)
一 作为思维方式的隐喻	(149)
二 作为修辞的隐喻	(151)
第二节 作为社会实践的话语	(152)
第三节 语言意识	(154)
第四节 隐喻的过滤和屏蔽功能	(156)
第五节 隐喻的语篇构建功能及其语言意识	(157)
第六节 话语中的性别意识	(164)
一 惯性思维下的性别歧视	(164)
二 实例分析：基于 CDA 视角	(166)
第七节 结语	(169)
第十章 隐喻叙事和隐喻构篇	(171)
第一节 引言	(171)

第二节 隐喻的微观与宏观视角	(171)
第三节 小说文本叙事特点	(172)
第四节 隐喻认知叙事	(175)
一 隐喻叙事的连接效应	(175)
二 隐喻叙事的诗性效果	(176)
三 隐喻叙事的语篇统摄功能	(177)
第五节 结语	(183)
第十一章 叙事话语与线索有效性	(185)
第一节 引言	(185)
第二节 认知范畴与概念的激活扩散	(185)
第三节 线索有效性	(187)
第四节 叙事话语的线索有效阐释	(190)
第五节 结语	(198)
参考文献	(199)
后记	(212)

第一章

绪 论

一提起隐喻，自然会想到修辞。同为与人类语言一样古老的修辞手段，隐喻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隐喻始于类比。类比（analogy）是人类的基本认知习惯，在认识新事物时，我们总是以熟悉的事物去类比陌生的事物，以具体的事物去类比抽象的事物。古人有“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思想。人类的语言总是以言说者自我为尺度，所谓“惟我参之”。世界存在于语言中，语言乃人类存在的家园。作为重要的修辞格，隐喻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美化功能，被认为是一种语言交际的装饰手段，目的是使语言变得漂亮、动听、更具说服力。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一书中，系统阐释了隐喻作为修辞手段在人类交际中的作用，亚氏的修辞观数千年来一直左右着人们对于隐喻的理解。

在亚氏的影响下，许多语言哲学家普遍认为，隐喻只能运用于文学作品，是文艺创作的重要修辞手段。隐喻断不可用于哲学思辨，否则影响正常的推理，殃及视听。他们固执地认为，哲学语言应该是纯净的、客观的，它有别于日常语言或自然语言，婉曲间接的修辞语言无法把握哲学的本质。

然而，要把哲学语言与隐喻完全撇清关系，是不可能也是不应该的。正如张志伟所说^①：

^① 张志伟：《西方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我们只有一种语言，即日常语言或自然语言，无论你学了多少种外语，那些外语也一样是日常语言或自然语言。当我们使用语言来表达日常生活和现实世界中的事物时，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当我们试图表达哲学思想的时候，并没有另一种语言可供使用，换言之，我们也只能使用日常语言来表达思想，这样一来，我们的日常语言就不得不扮演“一仆二主”的角色。

既然我们别无选择，哲学家、心理学家、科学家、语言学家不能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隐喻弥漫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像附体的幽灵，无处不在，根本无法把隐喻囚禁在某一个范围，它本身就是语言，是语言与思维不可分割的部分。说它是语言与思维的纽带或基础，毫不过分。

隐喻认知说抑或隐喻修辞说？孰是孰非，或者是仁智之见？恐怕得从哲学和语言学的两次转向说起。

20 世纪初，哲学发展经历了一次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哲学界从本体研究到认识论研究转而研究思维运作的工具——语言，此次华丽转向，带来了哲学研究的重大变革，同时也带来了语言学研究的重大变化。经过这次转向，整个 20 世纪的西方哲学都以语言研究为特征，并由此与近代和古代哲学相区别^①，其中以弗雷格、摩尔与罗素为代表的分析哲学是其重要标志。

语言学本身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历了不同的变革，最值得一提的是语言学的认知转向（cognitive turn）。此次转向发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是语言研究划时代的革新。过去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一统江山的局面，经过此次转向，替换成了三足鼎立或者是多足鼎立的大格局，语言学研究呈现出多元开放的研究态势。

语言的认知转向实际上可追溯到形式主义的开拓者乔姆斯基（Chomsky），乔氏最大的贡献之一便是把语言跟心智结合在一起，他表

^① 参见刘放桐等编著《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48 页。

达了这样的观点：语言是一种认知现象，语法是语言认知表征的假说。由此，他提出了语言学需要解决的三个问题（Taylor, 2007: 8）：

- （1）语言知识如何在人脑中表征；
- （2）语言如何为人类习得；
- （3）语言如何被运用。

沿着乔氏的足迹，语言学界积极探索，打破陈规，开拓创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心理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在交际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关于心理表征，认知心理学认为它最常见的是知识表征，包括概念、命题、脚本、图式、表象、产生式规则等等，它们之间尽管有许多不同，但具有两个相同特征：首先，人脑中的知识是以符号表征的。人脑用符号代码来存储外来的刺激，符号可以代表所有刺激信息，如交通信号中的“红灯”代表停，“绿灯”代表行；学校的铃声代表上课和下课。其次，知识表征存在于人的整个心理表征系统之中。人的心理表征系统，除了知识表征外，还包括对事物具体特征的表征、对物体相对空间位置的表征等，这些表征对发展一个人的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人们正是依赖于对事物及其时空特征的表征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的^①。

心理表征的研究，使得研究者关注的目光开始转向自身的内宇宙——大脑。人们开始关注大脑对语言的加工方式和认知处理，从而开启了一场语言研究的认知革命。最具代表性的当然是 Lakoff 和 Johnson 在 1980 年出版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此书的出版，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认知的波浪随之激荡开来，范围之广大，影响之深远，恐怕是 Lakoff 和 Johnson 也没想到的。说这本书掀起了一场语言学研究的“认知革命”，恐怕没人会以为有过饰之嫌。

Lakoff 和 Johnson 两人旗帜鲜明地指出，隐喻不仅仅是一件语言的饰物，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修辞外衣，它更是人类日常生活中不可或

① 梁建宁：《当代认知心理学》，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89 页。

缺的思维方式。隐喻即是话语本身，我们言说话语，话语也在言说我们。换言之，我们言说隐喻，隐喻也在言说我们。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隐喻本质上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在 Lakoff 和 Johnson 两人看来，隐喻基于人类与生俱来的类比能力 (analogy)，其认知基础是事物的相似性 (similarity)。在对新事物进行范畴化时，人们总会用已知的、熟悉的、具体的事物去类比未知的、陌生的、抽象的事物。这种类比的加工发生在两个认知域中：源域和目标域 (source domain and target domain)，源域内的概念实体会映现 (map) 到目标域中，语用者借助于对源域的知识去把握和认识目标域。最典型的便是从具体到抽象的认识。如对抽象的时间认知，我们往往借助于具体的实物——金钱；对爱情的认知，借助于旅行。概念隐喻 TIME IS MONEY 和 LOVE IS JOURNEY 分别起了重要作用，在具体和抽象的概念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其实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如我们古人把抽象的“过错”比作大家熟知的、具体的“日月之食”，于是生成了这样的表达：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基于这样的类比观，有学者^①把隐喻定义为一种隐含的类比 (an implied analogy)，“它是以想象方式将某物等同于另一物，并将前者的特性施加于后者或将后者的相关情感与想象因素赋予前者”。

转喻与隐喻是人的喻性思维的两翼。虽然 Lakoff 和 Johnson 的书里仅仅用了一章来阐释转喻 (metonymy)，但作者丝毫没有贬低转喻的意思。他们认为转喻是与隐喻同为重要的思维方式，转喻的认知基础是概念之间的邻近性 (contiguity)，因为邻近，所以彼此之间可以互为借代。在后来的研究中，人们越来越发现转喻甚至比隐喻更加基础、更加重要。

人类对事物完形特征 (holistic features) 的把握源于我们的基本思

^① Holman Hugh, *A Handbook to Literature*. New York: The Odyssey Press, Inc., 1960, p. 281. 参见张沛《隐喻的生命》，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 页。

维模式，整体到部分和部分到整体的推导能力，是由转喻思维决定的，因为整体与部分构成了认知操作中的概念邻近。传统文论研究把转喻思维当成是诗学的主要特征，从日常话语到文本语篇，无不交织着转喻的认知操作，影响着人们对语篇的理解和生成。文论家 Lodge (1979: 74) 认为，文学语言中的转喻是在连续性原则驱动下的非理性且不合逻辑地对话语进行的删除或压缩，经过这样处理的转喻话语，本身更具艺术魅力。

著名文论家热奈特 (Genette) 在《转喻：从修辞到虚构》一书的首篇便指出，来自希腊语的“转喻” (metalepsis) 一词通常表示某种置换，尤其特指运用某个词来代替另一个词，通过这种置换，词义通常会发生改变。^①

语义置换，可谓转喻运作的本质。

文学语言如此，日常语言也离不开转喻。简单的如：壶开了、干杯、看书、打的去机场等言语行为转喻，复杂的如我们在书中要谈到的语篇层面上的概念转喻以及转喻叙事。

隐喻和转喻共同构成人类认知的基本操作模式，先从词语的微观层面开始，再延伸到语言的句法和语篇各个层面，从日常语言到文学语言再到多模态的交际，随处都能看见隐喻和转喻的踪影。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跨学科的研究日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认知科学与话语分析越走越近，从而诞生了认知批评语言学和认知叙事学。作为认知的基本要素，隐喻和转喻在话语分析，特别是批评话语分析中越显重要，通过隐喻转喻的分析，我们能非常容易地揭示出话语背后所包含的权势关系、意识形态、种族偏见、性别歧视等携带了言说者情感、态度、立场、价值观念的语言意识，从而更好地推进批评话语分析研究向纵深领域的发展。

叙事学与认知的结合，产生了认知叙事学。叙事文本的生成与理

^① [法] 热拉尔·热奈特：《转喻：从修辞格到虚构》，吴康茹译，漓江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 页。

解交织着语用双方的认知框架、叙事视角、图形背景、顺序扫描和总结扫描、隐喻转喻的宏观构建功能等认知操作。叙事须臾离不了认知，这已日渐成了后经典叙事的一条普适性的认识。慢叙、快叙、零叙事等不同叙事方式，叙事焦点转换、叙事视角更替、文本次序的编排、人物声音的复调等传统叙事学研究的问题都能在认知框架下得到完满的解释。正因为如此，认知科学赋予了叙事学研究新的生命力。

电子信息技术和多媒体时代的迅猛发展使得交际活动中的发话者不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语言文本叙事，而是更多地借助声、光、电、图等其他非语言符号资源共同构建话语。“多种符号模态参与构建一种符号成品或事件”（Kress & van Leeuwen, 2001: 20）的多模态（multimodality）已经使得语篇这一概念的本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第四版明确指出“语篇的意义已经扩展至其他符号系统，‘视觉符号’系统实例就常被称作‘（视觉）语篇’”（Halliday & Matthiessen, 2014: 46）。多模态话语分析因此构成了当今话语分析研究的前沿课题。纵观国内外该领域的研究，学者们（如 Kress & van Leeuwen, 2001; Forceville, 1996; 胡壮麟, 2011; 朱永生, 2007; 张德禄、郭恩华, 2013 等）普遍认为，每一个模态都构成一个独立的意义符号资源。多模态结合生成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单模态所表达的意义。话语的构建由各种模态交织而成，交织意味着协同，协同产生意义，几乎所有的交流都具有多模态特点。目前多模态研究呈现出多元态势，概而论之，不外乎以下四个学派^①：（1）以 van Leeuwen, O'Toole, Kress, Lemke, O'Halloran 等为代表的社会符号学派；（2）以 Scollon, Norris, Jewitt 为代表的交互学派；（3）以 Forceville, Holsanovat 为代表的认知学派；（4）以 Page 为代表的叙事学派。前两个学派的研究开展得如火如荼，相比之下，认知学派和叙

^① 辛志英把当前国际上多模态话语分析较活跃的学派归纳为前三派，笔者增加了第四派，即以 Page 为代表的认知叙事学派。参见辛志英《话语分析的新发展——多模态话语分析》，《社会科学辑刊》2008 年第 5 期。